

【声音】

蒋胜男：“大女主”文学照进现实

“胜男”的逆流而上

“胜男”二字，是蒋胜男人生最初的隐喻。作为家中第三个女儿，她的名字承载着母亲作为职业女性的倔强与期望——希望女儿能“胜过男孩”。这种命名逻辑与“招娣”“亚男”等同属一个时代的记忆，既是对传统性别偏见的无声反抗，又暗含女性需通过加倍努力证明价值的沉重枷锁。蒋胜男曾坦言：“名字像块烙铁，既灼痛我，也提醒我必须活得更挺拔。”

因为母亲是教师，从小家里就有很多书，使得蒋胜男的阅读生涯开始得很早。从少年时代起，她的课余时间总是在书海里度过。“放学后，我经常到母亲学校的图书馆自习，那时候书架上的书不多，我会把所有的书一本本看过去，喜欢的书甚至会看好几遍。”蒋胜男还记得自己读的第一本书，是关于春秋战国历史的《东周列国志》，“可能就是这本书，点燃了我对中国历史的兴趣。但是积累了一定的阅读量后，我再也找不到一本心中‘理想的书’，就像一些创业故事里说的，‘找不到一个心目中的产品，只能自己动手去做’，我也是因为这样才开始写作的”。

因为家里人担心中文专业将来不好找工作，蒋胜男大学期间攻读的是会计专业，“读会计好像容易找到工作，或者是作为一个兼职也挺好。但是我自己很喜欢中文，所以后来就学诗词，写散文、小说，就这么一路下来”。于是，她白天与数字为伍，夜晚则在图书馆的历史典籍中寻找答案。武侠小说中的江湖豪情与历史女性的真实命运形成强烈对比，促使她开始思考：为何武侠世界里的侠客能仗剑走天涯，而现实中的女性总被要求温顺？这种困惑成为她日后创作的伏笔。

1999年，中国互联网方兴未艾。26岁的蒋胜男以“胜男”为笔名，在文学论坛连载原创历史小说。彼时的网

作为全国政协委员，蒋胜男的名字总会与“敢言”“务实”紧密相连——从2018年至今的全国两会期间，她的建议大多围绕着妇女儿童权益、年轻人的生存状态，其中不少建议推动了政策的改变。

作为《半月传》的作者，蒋胜男不仅是知名作家、编剧，同时还是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的研究员。从会计专业学生，到网络文学界的“大女主”，再到全国两会，从写小说到写提案，她始终坚持为女性权益发声。



图源:IC photo

络文学尚未形成产业，日更6000字的坚持只能换来寥寥数条评论，但《凤霸九天》《铁血胭脂》等作品已显露出她对女性历史叙事的颠覆性重构。当同时代作家追逐宫斗权谋时，她笔下的女性角色拒绝依附男性，在庙堂与江湖间开辟自己的生存法则。从网络论坛开始，到后来的《半月传》《燕云台》《天圣令》，她笔下的女性，一直强悍、独立、野心勃勃，有复杂的人格，已经从传统的“儿女情长”话语体系中挣脱出来，不再做“织锦上脆弱的花”。这种坚持，恰如她后来在采访中所言：“写作是孤独者的修行，但文字终究会找到需要它的人。”

文学创作与当下生活的“互文”

2015年，小说《半月传》的影视化改编，让蒋胜男的名字从网络进入大众视野。与当时市场上流行的“玛丽苏”剧不同，她笔下的半月既非有“恋爱脑”的深宫怨女，也非开挂逆袭的爽

文女主，而是一个在权力漩涡中保持清醒的政治家。剧中“女子为何不能争天下”的诘问，成为当年社交媒体的热议话题。此后《燕云台》中的萧燕燕、《天圣令》中的刘娥，都延续了她对历史女性生存策略的深度挖掘——这些角色从不标榜“女权”，却以行动证明女性不必困于性别牢笼。

蒋胜男的创作从未止步于历史架空。在《历史的模样》系列散文中，她直言：“书写古代女性不是为了怀旧，而是为了观照当下。”当民法典草案提出“离婚冷静期”时，她立即在小说《太太时代》中设置现代女性面对婚姻困境的抉择；当职场“35岁危机”引发焦虑时，《权力巅峰的女人》里便出现中年女性突破年龄歧视的章节。这种文学与现实的“互文”，恰如她自己的人生轨迹。

蒋胜男是一位很有江南气质的女性，十分温和，但发言和提案却刚健有力。作为连续多年履职的“老代表”，蒋

胜男的提案始终紧扣时代痛点：直指“996”是就业难、生育率低的元凶，呼吁推动8小时工作制；主张“延长男性陪产假”“删除离婚冷静期”，打破“母职惩罚”；提议成立中国网络作家协会，推动网络文学规范化、国际化……这些提案的共通点，在于她总能以“普通人视角”多角度地切入政策讨论。对此蒋胜男说：“我想人都是多面的，我的性格特质会融入我的作品中，正是一个复杂多面的我，才塑造出了丰富的人物和故事。”同时，面对“作家就该安心创作”的质疑，蒋胜男在2023年给出回应：“我们以前常说，‘文学’即‘人学’，在此前，我还不太理解，但自从参政议政之后，我对此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。从关注行业到关注民生，从身边小事到社会问题，回头来看，对我自己创作上的思考深度与广度都有了极大的启发和提升。”

综合自经济观察报、钱江晚报、《人物》等

“每个家庭作任何决定都是商量着来的。之前几个比较敏感的话题，比如中年夫妻会分床睡、孩子成长期等，有可能很多家庭都在面临这样的问题，只是没有说出来。我蛮支持莹颖的，我们把话题引出来就是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。都是一种探讨，没有错和对。”

——3月6日，冉莹颖公开回应给儿子打生长激素一事，再度引发网络讨论。此前邹市明曾发视频，公开表示对妻子冉莹颖的支持。

“我想告诉大家，我好多衣服都是二十几年前的，二十几年前衣服的用料很好，同时也证明我身材很好，二十几年前的衣服还可以穿。”

——近日，网传张学友陷入财务危机。在广州演唱会现场，张学友对网传自己“开1000场演唱会是因为投资欠下巨额债务”进行正面回应：“我想跟大家澄清，本人在理财方面是很‘孤寒’的那种。”他表示自己在理财上比较“小气、吝啬”，并不会进行大额投资。

“胆结石在胆里待着就没事，一旦你一晃，那石头就卡在胆管里了……胆结石疼起来疼得想撞墙。切了之后，那个胆里又是石头又是沙子。”

——近日，综艺节目《一路繁花》中，演员蔡明表示自己已经没有胆，因为常年不吃早饭，所以胆摘除了。2021年，演员蔡明被曝出有胆结石，在录制节目时突发不适，被送往医院。

“脆弱，都是为了明天的坚强。虽然我们每个人最终达成坚强和释怀的时间点不一样，有的人快一点，有的人慢一点。但我相信所有人最终都能在同一点相遇，只要我们勇敢地用行动去回应爱、去感激我们的所爱之人。”

——3月8日，歌手薛凯琪在好友方大同去世后首次发声。据悉，两人是关系很好的密友，方大同曾为薛凯琪创作了很多歌曲。薛凯琪在一次访谈节目中称，她曾因家庭变故与事业压力深陷抑郁，一度试图轻生。一天晚上，她拨通了方大同的电话，“他理性地帮我分析问题，告诉我活着才有希望”。薛凯琪后来回忆，这场深夜通话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——方大同不仅是音乐伙伴，更成了她的“救命稻草”。

龚琳娜：从婚姻二重唱到独行天地间

3月底，龚琳娜将携古琴《胡笳十八拍》全本登陆上海舞台。这不仅是千年古曲的现代重生，更是她人生轨迹的映照——从“神曲女王”到自由歌者，从婚姻中的二重唱到独行天地间，她以音乐为舟，穿越情感的激流与文化的长河，在古韵中寻得人生的答案。

婚姻与音乐：始于自由的重唱

2002年，龚琳娜与德国作曲家老锣因音乐结缘。两人在阿尔卑斯山下的小镇创作出《忐忑》，将京剧唱腔与实验音乐融合，在华语乐坛掀起巨浪。老锣不仅是她的伴侣，更是音乐上的“灵魂知音”。他陪她深入民间采风，在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间谱出二十四节气歌，用古诗词编织流动的山水画。结婚二十载，他们用琴瑟和鸣诠释爱情：老锣说“我最爱她的皱纹”，龚琳娜则说“我们在音乐中找寻彼此的灵魂”。

然而，2024年秋，这对“神仙眷侣”平静地宣布离婚。没有控诉与遗

憾，两人在友人家中合唱一曲《自由鸟》，互道“谢幕”。龚琳娜坦言：“婚姻是首二重唱，独行才是对音乐最大的虔诚。”离婚后，她独居于大理的出租屋，种菜、写谱、对着苍山唱《九歌》，将过往的爱炼成音符，洒进风中。

母亲的选择：不留房产去远行

“真正的财富不是钞票，而是感知生命的能力。”龚琳娜对两个儿子的教育，始终践行这一理念。她带他们在苍山十九峰的褶皱里吟唱《将进酒》，在洱海的晨雾中背诵《春晓》，让古诗词的平仄成为童年的底色。母子三人结伴旅行，如挚友般分享青春与困惑。长子成年时，她送上一本手抄乐谱，扉页写道：“你的旋律，当由自己谱写。”

面对外界“不买房产、不给孩子留遗产”的争议，她淡然回应：“房子的产权属于时间，而歌声属于永恒。”她相信，教会孩子独立思考、敬畏自然、在艺术中寻找共鸣，远比物质遗产更珍贵。如今，两个儿子一个痴迷摄影，一个醉心戏剧。她说：“他们已学会用眼

睛和心灵捕捉世界的诗意。”

《胡笳十八拍》：哭尽悲欢唱新生

《胡笳十八拍》的创作，是龚琳娜艺术与生命的双重涅槃。2022年，她与古琴演奏家林晨隐居大理，打谱研习这首东汉蔡文姬的泣血之作。十八段琴歌，道尽乱世飘零、骨肉离散之痛。龚琳娜常唱到“泣不成声”，林晨亦感慨：“她的哭声里，有蔡文姬的魂，也有她自己的影子。”

对龚琳娜而言，这部作品不仅是古曲的复活，更是自我的剖白。她将离婚后的孤独、对自由的渴望、对传统文化的赤诚，悉数注入唱腔。演出中，笙箫与古琴交织出战争的肃杀，她的颤音如落叶飘零，拖腔似江水呜咽。当尾声“无射泛”响起时，她仿佛与蔡文姬隔空对话：“乱世中，女子唯有以歌为剑，劈出一条生路。”

从《忐忑》的猎奇标签，到《胡笳十八拍》的深邃悲悯，龚琳娜用半生挣脱“被定义”的枷锁：婚姻谢幕、与子远行、租屋简居……这些世俗眼中的“失去”，



龚琳娜举办二十四节气古诗词音乐会 图源:IC photo

于她却是抵达自由的必经之路。如今，50岁的她素面赤足，在玻璃穹顶的琴房迎接晨光，继续用歌声激活生命。正如她所言：“疾风吹过，叶无所动。而我开口时，第一朵花已开放。”

综合自中新网、“上海东方艺术中心”微信公众号等